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新世界出版社

驱魔人



鬼笔
第一季

THE GHOST OF PENCIA

柳暗花溟◎作品

盛大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新世界出版社

驱魔人



鬼筆
第一季

THE
GHOST OF PENCIA

柳暗花溟©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驱魔人.2. 第一季 / 柳暗花溟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80228-659-7

I. 驱… II. 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1002 号

驱魔人.2 第一季

作 者: 柳暗花溟

策划编辑: 田 杨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装帧设计: 陋室铭

内文制作: 尚 思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e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市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659-7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录

- 1 剧情一：前情提要
- 2 剧情二：二零五画室
- 21 剧情三：初步调查
- 41 剧情四：问路人
- 59 剧情五：范老师的秘密
- 77 剧情六：笔女
- 95 剧情七：老板娘
- 113 剧情八：暗道
- 131 剧情九：同归于尽
- 休息一会，马上回来……
- 151 剧情十：绝对绝对绝对不管
- 169 剧情十一：你是我的英雄
- 191 剧情十二：车祸
- 213 剧情十三：屡次出现的黑色灵车
- 237 剧情十四：病毒
- 255 剧情十五：小东西反应大问题
- 271 剧情十五：尘归尘，土归土



剧情一：前情提要



一本杂志引出的灵异案件！

美院、美女、天才画作和特制的画笔，还有林荫小路上徘徊的问路人，十年前那段没人知道的畸恋，这一切都包含着什么秘密呢？包大同遇到了古怪的少女，被阴差阳错地封印了灵力，但倒霉的他必须抓住那个操纵一切的人，为杂志开张做出贡献……

然而才解决了这件事，大清早就遇到神秘的尸变，是流年不利还是大吉大利？接着，很多富翁莫名其妙地死去，然后又诡异地“活”了过来，凶案的背后有一只沉默着的羔羊……

长发男生坐在小河边狠狠地吸烟，不时看看对面的教学楼。

十一点，十一点就会熄灯锁楼，那个时候他会顺着排水管爬上去，拿了东西后立即离开。现在教室还亮着灯，也许还有同学在教室里，而他的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

校西区非常偏僻，树木多而照明少。晚上一过八点就人迹罕至，那条贯穿整个西区的林荫道就显得格外阴森。为此学校中还流传着一些可怕的故事：晚上如果在林荫路上遇到有人向你问路，无论他看起来长得像谁，你都千万不能回答，否则他就会永远跟在你身后，不停地对你说，“带我去吧！带我去吧！”

直到，你和他一起消失！

想到这儿，长发男生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下意识地寻找油画系专用画室——二零五画室的窗户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一个人站在那儿。因为距离远，只大致分辨得出是个女孩。在他看到她的一瞬间，她向他挥了挥手。

他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会有人站在窗口。毕竟快熄灯了，这会儿还在窗口转悠，熄灯后就得摸黑走。她是谁？这边这么黑，她也看到他了吗？可他的行踪不能被任何人发觉！

他站起来四处张望了一下。今晚的天气很好，白晃晃的月光洒了一地，可是河边和林荫道因为有高大的树木遮掩，还是阴影重重。

那么，她怎么会看到自己？或者，她是对别人挥手？

他向树影中挪了挪，再抬头一看。那女生仍然站在那儿，伸着两只纤白的手臂对他挥着，兴高采烈。

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

主楼的电子钟不紧不慢地报时了，教学楼瞬间一片黑暗，好像所有的光明都被一把无形的大剪子在半空中剪断了一样。长发男生第二次被惊吓到，他很想立即逃走。但想到自己目前的情况，又不得不强逼自己踏上那条传说太多的林荫道。

那是唯一可以通向教学楼的路，两侧是树林和大片的花丛。下午才下过一场大雨，泥泞得很。

擦擦擦的声音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，因为寂静，所以显得格外刺耳。前后左右全是一团团模糊的黑影，一时也分不清是树影、花影、人影还是有别的什么。长发男生一边快步走着，一边四处观望，虽然没有遇到传说中的路人，却似乎是走不出去一样，又感觉周围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他。

蓦地，他停住了脚步，发现前方大片的阴影中，有一个红点一闪一闪地亮着，好像是一只充血发亮的独眼在眨。他吓得差点叫了出来，就见那红点有节奏地明灭着，散发着极为不祥的气息，但随即发现那是一点烟火光——有一个女人坐在路边吸烟。

那女人垂着头，看不清脸，但即便是坐着也能看出她苗条玲珑的身段，线条优美的脖子。丰润的长发松松地挽在头顶，身上的白裙子样式极其简单。看样子她好像正为什么事犯难。

午夜、幽径、美女，凉如水的夜，简直是聊斋一样的气氛。别说他心里已经生了暗鬼，就算在平时，他也没有胆量上去询问。可正当他吓得发呆的时

候，那女人突然动了一下，站了起来。

长发男生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成了冰。他想跑，却挪不动脚步，腿软得单膝跪地。于是他哆嗦着手去抓鞋带，低着头不动，把全身的感官集中起来去感受那女人。

没有脚步声，甚至没有影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他自己急促的心跳声和冷汗滴落的声音。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就见两只完美的女性小腿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还竟然是赤着脚的。

他吓得连呼吸都不敢，却听到自己的胸部如同风箱一样呼呼地响着。她要问路了！她要问路了！

长发男生惊恐地想着，可那双美腿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，却一声不吭地离开了，白色的裙角扫过他始终不敢抬的脑袋，麻凉麻凉的。

感觉她不是传说中的幽灵。一定是哪个无聊女生在这儿自品忧伤呢。艺术系的女生多少有点神经质，一定是这样的！他瘫坐在地上想着，不断对自己进行自我安慰，心想明天他吓成这副德行的事说不定会被传出去。这也太丢人了。

向四下一望，奇怪的女人早就没了踪影，这让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是他太轻信了，那个所谓的问路人根本就没有，人果然是自己吓自己的！

一阵冷风吹来，他觉得浑身发冷，这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全让冷汗浸透了，湿冷地贴在身上，像是第二层皮肤。他急忙以手撑地想站起来，却在此刻突然感觉不对，一种尖锐的惊恐顺着他张开的毛孔直接刺入了他的骨髓！

林荫路是以大块的石头铺成，就在他手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石头凹了下去，因为下午有一场突然的暴雨积了一尺见方的一块水洼。

“请问，二零五画室怎么走？”水洼中的人脸问。那是一张女人的脸，因为水的反光，看上去像翻着白眼看他。水洼周围根本没有人，她似乎是融在了水里。而这张脸，他感觉是认识的！



“为什么你不理我？”她又说。这次她终于让长发男生意识到，她就是在窗口向他挥手的女孩！

“二零五画室怎么走？”

“我带你去。”长发男生眼神呆滞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，摇摇晃晃地向教学楼走去。

他的意识涣散了，再记不起他的秘密，眼中所见只是一条路，同时感觉到后背上一沉，似乎有人趴在了他的背上。

吱——

一声尖锐的鸣叫穿透了夜里混作一团的空气，宽阔的公路上，排成一排的六辆机车瞬间猛冲了出去，把作为起始点的火线远远地甩在身后。

如奔腾的洪水一般，六名骑士你争我夺地向前冲，轰鸣声、呼啸声、路边的尖叫和欢呼声，使得这午夜无比喧嚣。所有的人都被酒精和速度刺激得兴奋至极，忘乎所以。

几分钟后，一个戴红头盔的骑手越众而出，跑到了最前面。红头盔不时瞄着后视镜里紧随其后的白头盔的对手的情况，但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无法甩开对方，不由得心下焦躁，然后把心一横，猛然加速。

这条路是他们跑惯了的，路况好、照明佳、车道复杂，凌晨时分几乎没有过往车辆，是飙车的绝好去处。再说市美术学院就在前面不远的三岔路口处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拐带几个美院的漂亮小姐儿。

他越跑越快，把五个对手全部远远地甩掉之后，不禁得意地尖啸一声。风狂猛地从四面八方吹来，快感充满了他的每一个毛孔，而身后的喧嚣却渐渐淡了，直到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。

很突然的，他得意洋洋的心开始发毛，有找不到坐标的感觉，似乎有一层看不见的膜把他和世界隔开了，天地间只有他一人一车在奔驰。

公路上，前方没有尽头，后方漆黑一片，两侧飞速倒退的景物踪影皆无，他的心跳被无数倍扩大，一下下撞击着心房。

咕噜！

一声从喉咙中挤出的声音从他肩头传来，钻入他的耳朵，就像是咽口水的声音。他没有防备，吓了一跳。猛地甩过头去——没有人，只有一股说不出的麻麻的感觉，从后背一直延伸到双臂，像无数只毛虫爬过。慢慢地，只见两只女人的手贴着他的肋骨伸了出来，无声无息地伸向前方。

那双手很是娇嫩漂亮，套在一件艳红色的衣服中，在黑暗中白得耀眼，妖蛇一样，轻巧、无声、无限延长，终于碰到了他的手，并紧紧地握住。

他大骇，下意识地向车后镜看去。

一个短发的女人头搭在他的肩上，五官不清，可下巴上全是血，鲜艳而黏稠，正一滴一滴地落下来！

骑手连惊呼声都没有喊出口就吓昏了。车子顿时失去了控制，向美术学院的大门滑了过去，带出一大串火星和刺耳的金属刮擦声。

“啊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学校门口那棵三人抱的大榕树后，一个轻柔的惊呼声响起，同时一条修长苗条的身影闪了出来，向着发出声响的地方看。

“一定是飙车的小子出了事故。”男人长叹一声。

这是个高个子男人，留着清爽的短发，脸孔长得不是特别英俊，不过轮廓分明、鼻梁挺直、眼睛晶亮有神，说话的时候，嘴唇弯着好看的弧度，让人看了就想亲上去。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玩世不恭和懒洋洋的味道，即使在人群中不说话，也能引起他人的注意。

他叫包大同，开了一家周易研究公司，但实际上是正宗道家弟子，专门帮人捉鬼避凶。最近他觉得媒体事业赚钱比较容易，所以开了一家《零杂志》社。他希望杂志中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，可最近社会上比较太平，所以杂志社开了好久，却还没有出版第一期。



音音他一边从树后面走出来，一边暗骂这车祸来得不合时宜，让他和美院校花的“科学研究”被迫中止。就在一秒钟前，他们还在讨论雕塑和人体肌肉的关系。

“大同快看，在那边！”校花赵音音惊慌地指着校门外一百多米处的草坪。那里，一名车手卧伏在一棵装饰用的花树下，车子被甩到远处的假山边，车轮还在旋转，发出破碎的呻吟声。

“待在这儿别乱跑，我去看看。”包大同快走了两步。

那车手一动不动，看模样不死也是重伤。可包大同才踏到草坪上，那名车手却好像是受到了刺激，突然一跃而起，一溜烟儿地跑走了，飞也似的，就连平时视若生命的车子都不管了，倒吓了包大同一跳。

感觉有异。他微眯起眼睛仰头吸了吸气，然后“咦”了一声，转头向校园望去，只见一团淡淡的红雾飘飘忽忽地隐没在校园的一角，转瞬间就失去了踪影。

校园内高高低低的建筑全部熄灯了，黑沉沉地在影影绰绰的树影间沉默着，只有西南角一栋四层建筑的一角亮着一盏灯，在黑暗中刺目地闪着，散播着妖异的气息。

“有事。”他喃喃低语，有心想立即去看看，可是又不能把美院的校花扔在这儿不管，于是大踏步走到赵音音身边，拥她入怀。

“大同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啊？”赵音音感到有些害怕，没有挣扎。

“没事，就是一个小子想玩特技，结果可耻地失败了。”包大同指指校园，“那边是什么地方，怎么还不熄灯？”

“那是西区教学楼，二楼是画室。咦，这么晚还有人画画儿吗？一小时前就熄灯锁楼了啊！”赵音音很意外，用力眨了两下眼睛，“再说，我们学校的照明管制是自动的，有时候大家还说这学校真变态，居然弄得和监狱一样，到了时间就统一熄灯，然后会有人来锁上大门。”

“不管他们了，现在我送你回宿舍，我们明天见。”他一只手顺着赵音音线条柔美的背滑到她丰厚的头发上，五指动了几下，好像弹琴那样，之后轻轻压在她的头顶，另一手不知从哪里祭出一张符咒，无火自燃，火苗直钻入地下。

一股小小的旋风贴着草皮吹到脚下，两人的身影凭空消失，再出现时已经到了教学楼内。

包大同暗骂一声，怪自己的功力还是不到家，不能像他的朋友阮瞻那样可以随时制造个人的时空扭曲。他的遁术是茅山正宗，可是他本想送赵音音到宿舍的，却来到了另一个地方，而他的催眠术也马马虎虎，现在却弄巧成拙。

“我们跑到教学楼来干什么？”果然，短暂的催眠期过后，赵音音疑惑地问。

包大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转头向走廊尽头望去。漆黑的走廊内，一个教室的灯还亮着，浓得看不透的黑暗被刺目的白光分割开了，因为孤单而散发着诱惑的味道。

“我过去看看，你待在这儿别动。”他掩饰了一句，随手布下一个结界，没让赵音音发觉，“我可不想让贼看到你，不然以后他会想偷你的。”

在这么莫名其妙的情况下，赵音音竟然被包大同逗笑了，但还是有些紧张和不安，“大同——”她撒娇地叫了一声，紧紧拉住他的手。

包大同俯身在赵音音的唇上吻了下，“你也给我个英雄救美的机会，再说我是法师，无论人和鬼，我都可以对付。相信我，我保证会没事。”说着轻轻挣脱开赵音音的手，快步向亮着灯的教室走去。

教室门，半掩着，吊牌上写着“二零五画室”几个红字。画室的中央是一个约一米高的圆形台子，几排画架参差不齐地围绕着台子摆放，一些用作静物写生的物品和雕塑散放在角落中。四壁的灯全亮

着,却没有一点人类的气息,但从门缝中看去,正好可以看到一个画架下面有一双女人的腿,纤细、形状完美,光着脚,交叉在椅子前,有节奏地晃动着。

包大同走了进去,反手关上门。

画室内死寂一片,连他并不沉重的脚步也发出沉闷的咔哒声,可是那个女生没有反应,身影依然埋在一个个被白布罩着的画架之间。

“美女,你好。”他叫了一声,却没等到回答。

他只得走入一排排的画架之间,终于看到一个穿着红上衣的长发女生背对着他坐在画架前。“她”一动不动地坐着,抬头看着台子的方向,一手拿着调色板,一手握画笔,看样子似乎是想着要怎么下笔。可是台子上并没有可供绘画的东西,画架也同样被白布罩着。

包大同皱了皱眉,一直走到“女生”的身边。

“她”死了!

这并不意外,在这种诡异的情况下还活着才奇怪。令包大同吃惊的是这人并不是个女生,虽然留着一头油光水滑的长发,但他的下巴上很个性的胡子说明他只是个另类的男生。他的致命伤是脖子上的一个血洞,像婴儿的嘴一样微微张开着,红色T恤因为浸满了血而愈发鲜艳。

脚下,血蜿蜒成一条红色的小溪,像个牢狱一样把他围在其中,一对血脚印一步步地延伸到与隔壁相连的墙壁处失了踪影,看模样,是一双女人的赤足。

他嗅了嗅,奇怪的是没有感觉出鬼气。于是他俯身观察这具尸体,发现他握紧画笔的手指的缝隙中挂着一截断了的鞋带。再去看他的鞋,鞋带确实断掉了,而且鞋边有一圈不易觉察的泥。摸一下,还未干,证明他是刚刚从一个有些泥土,但又不太泥泞的地方来到这里的,而不是一直在这里作画。他的伤口还在流血,这说明他才死去不久。

伸指探一下死者的灵台,包大同的眉皱得更紧了。

死者的魂魄没了，一个才死的人，就算是灵魂出窍，也不可能马上离去的。可是他不仅感受不到凶手的灵气，也感受不到死者的魂魄，这不是太奇怪了吗？他的法术虽然还比不上阮瞻，可是他也并非常人，但他为什么感觉不到？凶灵是谁？他刚才还看到了那双美腿，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她真的那么强大吗？还是依附到了一个他觉察不出的地方？

吱呀，椅子突然响一声，尸体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好像要让座位给包大同一样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食指微动，以镇鬼符镇住这具尸体，同时向后退了数步，观察四周的情况。

从表面上看，画室内只有他和那具尸体，而实际上，他强烈感觉到有奇怪的东西在暗处躲着，只是他捕捉不到。也许凶灵明白他不是常人，所以深深地藏了起来。

日光灯一闪，好像是电压不足，一明一暗地挣扎了几下，照得尸体的脸色变幻不定，但最终还是黑暗了下去。包大同站在离尸体不足一米的地方，静观其变。

只见窗子慢慢打开了，一团模糊的影子从窗口爬了进来。虽然黑暗，但包大同却看得清楚，那是一个短发女人，面目处黑漆漆的看不清楚，下巴上鲜血淋漓。

“空巴哇，贞子小姐。”包大同笑了一声。

他出声太突然，那团红影显然没料到画室内有人，着实吓了一跳，手下一滑，差点从二楼掉下去，“你——是——谁？”她用力趴在窗框上，声音僵硬地问。

包大同歪着头看她，似乎觉得她非常有趣，同时神色中带一点好玩和轻视，“我叫包大同，茅山正宗受教弟子，目前开着一家杂志社。”他搔搔头，放下手时，手指已经轻轻画了一个无形的符咒对着红影，“另外我还要告诉你，你的障眼法很烂，不要再装女鬼了，很丑的。”